

經訓堂本墨子

壹



經訓堂本墨子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

天保六年乙未仲春鐫

經訓首
市墨子

江戸

松本氏藏板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

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川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據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

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篇宋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篇宋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篇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

為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辛原有推哆韓非子

曰桀有紂染崇侯也所染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

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

原作稍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

三寸下無及泉上無通

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三公不得

恣已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天下舊有政

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小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

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

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

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平有昆弟五人

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肖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
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
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
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
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
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
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
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
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
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
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
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
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
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
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
棺槨三十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
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臺注唐志不載當

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亡九一篇

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謂本同爲說云苟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

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其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月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靈巖山館刊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御史巡撫陝西寧遠地方贊理軍務兼糧餉欽賜一品頂戴沈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
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
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
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
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
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
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
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

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經星衍五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

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瘝音湛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

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

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鑑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

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

是夏后氏之禮葬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

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
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
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
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
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
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
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襍
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
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
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
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

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
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
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
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
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
星衍撰

墨子卷之一

兵部鄭都憲俞都憲巡撫西寧盛暨豐登糧餉飭品壽黑塗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
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
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

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

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

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
合也謂合諸

侯郭璞注爾雅
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

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
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
上謂太古無

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

親士

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好利之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薄責人之義
衆人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薄責人之義
衆人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薄責人之義
衆人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薄責人之義

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可苟安如
好利之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增究其情
同猶云內雖裸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彼有自信者也是
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言倭人病國而免其所
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與偏臣同君必有弗
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云教
魚格分議者延延而支荷疑誤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言當爲暗說文云暗不能
止日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遠臣則唵與
於金於甘二切暗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索隱云吟音戶蔭反又音琴
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

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
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銛者必先挫有
五刀此其錯言摩錯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是以甘井近
竭音相與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是故
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起之裂其事也謂事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
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
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有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
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

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引此與舊同舊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千鑑之裘鑑從金俗寫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鑑之裘待女以千盆只作盆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
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舍猶江河同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源相得鳥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
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漌漌明說文云漌雨大兒然此義與魚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
高之貌堯堯至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豁陝者速涸
說文云涸涸也
逝淺者速竭堯堯者

堯堯當為堯堯擊石也見說文俗寫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堯堯不生五穀
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
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
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
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
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
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伐也玉篇云忤
人之孩當讀如根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訐也

玉篇云誠都禮切許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

日逾設壯疑作莊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當字

為兼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

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

髮字當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

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本不固者未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不字之假音雄雄猶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勇

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

未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

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

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

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為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

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

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

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

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為五

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舜染於

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

書五千言案此云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

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

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慎大云桀為無道于

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桀之諛臣

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

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公作號榮夷終一本作公史

夷公利近榮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號此

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此戮字假音舉天下

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

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

孫叔敖沈尹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吳闔閭染於伍員

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

設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

氏字子禽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

射染於長柳朔王勝呂氏春秋長作張勝作生字高誘注

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

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

晉大夫籍游之舊誤吳夫差染於王孫雄作雜太宰嚭呂氏春

孫籍談之子秋云鄆晉伯宗之子知伯搖一本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

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宋康

染於唐鞅佃不禮田是禮作禮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

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

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懷字之誤必稱此

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

當性當為生一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

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

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

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

則家曰益身曰安名曰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則段干木

呂氏春秋云田子方禽子許氏春秋云禽滑釐此稱禽子則

墨子門人小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

家曰損身曰危名曰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

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詩曰必

擇所堪堪當為雄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

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餘也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

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

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

頤篇云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猶

逾已猶勝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

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然則奚以

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天下之為父母者

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

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

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

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

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

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

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

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

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

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

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

莫不物羊當云參大豬說文云物以芻莖養牛也參以穀

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絜為酒醴梁盛潔字正作絜說

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

稻餅也然則絜盛之字作絜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繆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

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

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饑

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漢書

食貨志云負檐餽饌師古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

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

字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

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饑果不孰為饑與此

異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

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

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

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

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饗字說文而不盛徹驂駟高誘注

秋云在中曰塗不芸道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

服在邊曰駢塗不芸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茲省文馬不

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

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其母必從而道之今

歲凶民饑道饑重其子言重子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故

時年說文云年穀孰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

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

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

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

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

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

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

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

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

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

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

闔閭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

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

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

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

時治臺榭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倞曰謝榭同

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

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

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

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

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從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

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

御覽引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曰高足以辟潤

濕辟避字邊太平御覽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

玉篇云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足以

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廉字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

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役當云以其常脩其城郭則民勞

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

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

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不爲觀樂也

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爲辟怪也辟僻字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

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

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

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

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文

類聚引作帶說文云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

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

移絲麻布絹文云綦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

則練帛之中中讀足以爲輕且煖文選夏則絺綌輕且

已上七字舊脫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

膚北堂書抄引云而足矣非榮耳且而觀愚民也當是

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
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
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
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
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
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
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
故爲姦袤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君實云而國亂矣
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
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

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
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
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
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上俱作主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
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
夫男女舊作子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
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
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
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武王也

程繁

太平御覽引作程子

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

說文云賴除苗間穢也或字此省文

秋斂冬藏

古只臧息於聆

當為缶

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壤

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

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

太平御覽作脫同

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

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茅茨

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

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

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

樂命曰護又脩

舊作循今以意改

九招

已上下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

伊尹作為大護歌

露脩九招六列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

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呂氏春秋云周公為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

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

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

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

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兵部節憲察院右副都史巡撫陝西寧遠方贊勳兼糧餉欽賜二品頂戴墨沈校注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
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左
爲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
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
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
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
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
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
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
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衆四鄙之萌人

萌氓字之假音

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

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

富

舊作異一本如此

一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

人入闔其自入

言所從入之門

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

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

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

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二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

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

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

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

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

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授

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手湯授

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詩兔置有公

侯腹心之語而為說恐此詩即賦閔授之政西土服故當

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一字疑脫雖在

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

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

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

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

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何

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

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

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

貴富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

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

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進賢

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
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
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
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
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
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
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
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
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
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
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錄不厚則
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
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
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舊作予鬱誨女序盧以意改成孰能執熱鮮不
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
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得
賢人而使之母讀如貫般讀如頒以貴之賜之頒裂地以封
之終身不厭賢人唯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

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當為寧經典通用此

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

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

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

夫假

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

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

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

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

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

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

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

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

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

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

此故也

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

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

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

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

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

佼好字假音說文云

佼好也玉篇云狡音狡妖媚也

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

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

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

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

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

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

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

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

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

刻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

歷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

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

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

不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

同陶河瀕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

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漁雷澤**，太平御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鄭元曰：雷夏，兖州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兖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堯得之，服澤之陽，服疑蒲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嫪玉篇嫪嫪二同色臻切有嫪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嬀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伊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伊尹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

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

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

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

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

肆

孔書作逮

在下明明不常

孔書不作常傳云輔據此當作匪

鰥寡不蓋孔書作侮

德威維威

孔書作畏

德明維明乃名三后

孔書名作命

恤功於民伯

夷降典哲民維刑

孔書哲作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

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

於民則此言三聖

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

事天則天鄉其德

鄉讀如向

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

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

一本作小

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

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

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

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

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

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

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

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卽屢字省文史記或作自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

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

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

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

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

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

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

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

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

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

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

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一本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

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

善者可而勸也

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

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

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材同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

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

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

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

舊脫此字一本有

於大也此譬猶瘖者

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

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

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

灰於常陽

疑卽恆山之陽

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

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

師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

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

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

虞璠之界

園土之上

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傳巖

食故此云

園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

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

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

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

上

而

可而利天

能

中可而利鬼

下

可而利人

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

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

孔書來

有國有土

孔書國

告女訟刑

孔書女作

在今而安

百姓

孔書

而作

爾是女何擇言

入

作何擇非人

何敬不刑

何度不及

孔書

兩不

字作

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

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

距字

年之言然曰晞夫

聖武知人

晞疑當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

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

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

辟同

莫

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

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

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

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寔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殞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卽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脫此下有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

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熊、青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